



## ■ 对话人物

### 药庆卫

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药家鑫的父亲。

### 张显

药家鑫案被害人张妙家属的代理人，同时也是张妙丈夫的亲戚。博士，副教授，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学院材料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。



去年8月3日，药庆卫在西安的家中，桌上摆放着自己儿子药家鑫的遗像。

本报资料图片 孔璞 摄

——你恨张显吗？

——我不恨他，我只是觉得他做得不对。

# 药庆卫：我和张显都是受害者

称网络暴力会向现实转变；希望名誉权案尽快结束，自己不再受关注

## ■ 对话动机

去年5月31日，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在微博上说：“张显在微博上编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事实，把药家鑫说成官二代或富二代，意在让广大不知情的网民对药家鑫父母产生仇恨。”

当天，张显在微博上回应，拒绝道歉。

8月4日，药庆卫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状告张显名誉侵权。去年9月5日，药庆卫向法院增加两项诉讼请求：判令张显连续30天在知名网站、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刊登不少于3000字的致歉声明，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。

12月29日，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权案在西安市雁塔法院开庭。

庭审后，法庭建议原被告双方就此案进行调解，但原告不予接受，该案将择日宣判。

今年1月3日和4日，记者分别对话当事人张显和药庆卫。

A20-A21版  
□本报记者 孔璞  
西安报道

## “打官司就是澄清虚假情况”

新京报：开庭前，张显曾给你电话道歉，希望私下解决，你为什么没答应？

药庆卫：他是给我打过5次电话，希望私下澄清道歉。如果他是我街坊，在街边骂我两句，听到的人又不多，私下道歉没问题。

但是，他伤害我时，是公开在网络上说的，为何道歉要在私下？没这个道理。

新京报：你的诉讼请求要求对方在30家媒体上道歉，道歉成本是不是太大？

药庆卫：这个成本是很大，张显估计拿不出。我最基本要求是公开道歉。他说私下给我跪下，叫我打他两巴掌都行，可是我为啥要打他，那我不就违法了？

而且，如果我接受他私下道歉，他在微博上继续公开对我攻击，我咋办？

新京报：那你有想过案子输赢的问题吗？

药庆卫：赢了固然好，输了我也认了。

新京报：如果输了会上诉吗？

药庆卫：可能会吧。但上诉能怎样呢？药家鑫案时，我以为最高院能和陕西省高院、中院有不同的想法，但后来看看，想的都一样。所以上诉，能有多大用呢？

但即使不上诉，我也会把全部证据都贴到网上去，让有兴趣了解真相的人都来看看。

新京报：如果败诉会

很失望吗？

药庆卫：会有些失望。但打这个官司的过程，本身就是帮我澄清了许多张显附加给我的虚假情况。

从前我上网，几乎全是骂我的，现在有一半人支持我吧！

以前，很多人认为我是个青面獠牙的、杀人犯的父亲，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老实的普通人。

新京报：但如果判你输，你觉得公平吗？

药庆卫：公平？公平不公平又能如何呢？我也觉得药家鑫判的有点重，但法院的判决就在那。要是在清朝、明朝，我们一家说不定都要被判满门抄斩。

只有认。不认咋办？我是中国的百姓，又不能逃到外国去。常有人给我发私信，让我关注他们的冤情，比起他们，我算是好的了，应该知足。

## “一些骂过我的人，也去骂张显”

新京报：你的代理律师对媒体说，此案中的“网络暴力”，“网络黑社会”很值得关注。你如何理解网络暴力？

药庆卫：我觉得网上有些完全不讲道理的人就是网络暴徒。

他就认为自己代表正义，只要和他不一样的都被他打成反革命，用非常下流的话语谩骂、威胁，还“人肉”对方。

你说说，他们为什么要骂人？讲事实摆道理不行吗，辱骂有什么意义？

新京报：你不理解这种

现象？

药庆卫：完全不理解，想不通。那些话那么下流，别在网上当着数不清的人骂，就是在生活里，这种话当众也没法说出口啊。

但我的代理人马延明跟我说，这是因为现实中有人因为机会不均等、不公平而产生强烈的焦虑和不信任，这些情绪投射在了网络上，就成为网络暴力。

还有一些就是网络水军，领工资骂人的，这个更没法讲道理。

新京报：这些网络陌生人的谩骂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吗？

药庆卫：一开始很生气，后来看到就拉黑了，也不看。马延明叫我不生气，他说网络暴力会向现实暴力转变，他们骂我是为了影响我心情，进而影响我的身体和家庭。

新京报：张显认为他自己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，你怎么看？

药庆卫：我们俩都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。有一些曾骂过我的人，后来也去骂张显。

经常上网的人，其实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施害者，也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。我就想，不要轻易去对别人辱骂，否则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受害。

## “不能因被曝是富二代就重判”

新京报：最近出去工作了吗，家庭经济有没有困难？

药庆卫：没有工作，因

为我身体也不好。经济上没什么困难，我们的钱以前都花在孩子身上，现在没地方花了，我们除了买菜，几乎不花钱。

新京报：外出还会遇到尴尬吗？

药庆卫：还会。上次在超市，一个人指着我非常大声地说，这就是那个杀人的父亲。我东西也没买赶快走了。这也是我想到打名誉权官司的原因，希望大家了解我是怎样的人。

新京报：现在理解和同情你的人会比从前多了吧。

药庆卫：是的。走在路上，也会有人过来友好地打招呼，让我节哀，保重。还有个年轻人前几天摸到我家来，我非常吃惊，但看人家小伙子一个人很诚恳，就请他到屋里坐坐。

但即使是好意，我仍然觉得不舒服，希望名誉权案赶快结束，人们不要再关注我。

新京报：那你是希望人们记住药家鑫案还是忘记呢？

药庆卫：药家鑫的案子，如果对这个社会和法治的发展还有些意义的话，那就记住吧。但我觉得，很多人并没有记住药家鑫案的教训，一出现刑事案件，人们还是会关注是不是富二代、官二代。

比如李双江的儿子出事，媒体居然把人家名字都报道出来，不能因为他父亲是名人，就这么对待一个未成年人。

新京报：从前听说类似案件，你会因肇事者是富二代或官二代而更仇视他

们吗？

药庆卫：从前也会。但现在我会想，是不是富二代，和他们犯的罪有啥关系？不能因为被曝是富二代就重判。我不认为重判富二代就会对穷人有更好的法律保障。我也不是富人。

新京报：张显认为你比王辉家富，因此掌握更多的资源。

药庆卫：但这个事实推不出来我就能左右司法、媒体。照他的说法，那今后可以公平判决的案子就找不到了，必须加害方和被害方一样富裕，才能判得公平。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无论贫富。用赔偿换谅解，法律规定的，为何到我这里就是带血的钱了？

张显说不要带血的钱，可是我想问一句，他们得到的捐款是不是带血的钱？不是张妙的生命换来的吗？

新京报：一开始张家拒绝你们的赔偿，但现在又有人让张平选（张妙的父亲）来要回你曾想给他们的养老金20万元，你还会给吗？

药庆卫：很多网友说不要给，但如果张平选来要，我还是会给的，但有个条件——当时，是死刑执行前，我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，于是带着20万去看望老人，张平选收下了钱。

但几天后，他们把钱退回来时，张平选和张显都对媒体说了谎，说没见过我，钱是我们留在那儿的。

如果想要这20万，请劳驾到媒体上发个更正说明。